

Endangered Species of China Series

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



芦苇丛里的流浪者

夏建宏 杨晓婷 张 美 编著

REED PARROTBILL

震旦鸦雀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震旦
知
PDC

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

芦苇丛里的流浪者 震旦鸦雀

夏建宏 杨晓婷 张 美 编著

衷心感谢本书科学顾问王天厚和安东尼·布洛尔(Anthony Boulord)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芦苇丛里的流浪者:震旦鸦雀 / 夏建宏,杨晓婷,张美编著.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2
ISBN 978-7-5428-5337-0

I. ①芦… II. ①夏… ②杨…③张… III. ①鸟类—介绍—中国 IV. ①Q95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80671 号

丛书策划:叶 剑 王世平
责任编辑:刘丽曼 叶 剑
装帧设计:杨 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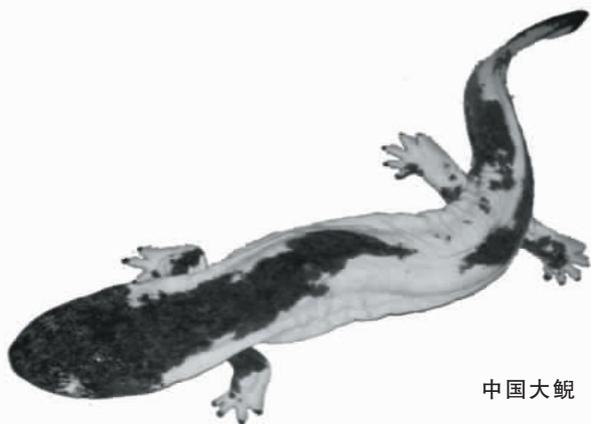
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

芦苇丛里的流浪者——震旦鸦雀

夏建宏 杨晓婷 张 美 编著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市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网 址: www.ewen.cc www.sste.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24
字 数: 80 000
印 张: 4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28-5337-0/Q·50
定 价: 32.00 元



中国大鲵



岩羊



震旦鸦雀

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

主 编：王小明

副主编：李 伟



扬子鳄



文昌鱼



朱鹮



藏狐

项目支持：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上海科技馆



野驴



大熊猫



金丝猴

总序

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了“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并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方针。为了弘扬科学精神、推进科学传播,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第一部《两栖之王——中国大鲵》出版了。这套丛书凝聚了众多优秀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谨此,我代表上海科技馆理事会和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对系列丛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动植物资源的国家,以大熊猫、金丝猴、朱鹮、扬子鳄、中国大鲵和中华鲟为代表的特有珍稀物种繁衍于中华大地,见证了自然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变迁。了解这些物种生存的历史和现状,探索人类与自然共存的基本法则,唤起人们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这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本系列丛书的主编王小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在他的指导下,上海科技馆科普工作者们与工作在各领域的科学家紧密合作,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探究、考证,用朴实、充满情趣的写作风格,为我们展现了不同物种的栖息环境和特有的生物学知识。作品还探究了不同物种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将科学普及与文化传播结合起来,既丰富了内容,又增添了可读性。

《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与《中国珍稀物种》系列科普纪录片,是依托不同传播媒介的姐妹作品。纪录片《中国大鲵》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和喜爱。我相信,在此基础上推出的系列丛书第一部《两栖之王——中国大鲵》,将会进一步

增进公众对该物种的认知,并为后续推出扬子鳄、岩羊、震旦鸦雀等纪录片和图书,打下良好的开局。

上海科技馆的科普工作者和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对本系列丛书和科普纪录片的创作,为激励科普研发、培养科普人才和探索科普文化产业发展途径树立了一个典范。推动文化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任重而道远,我相信本系列丛书和纪录片的创作将成为众多科学家和公众参与的科普教育平台。

本系列丛书和纪录片的出版,不仅得到上海科技馆和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支持,更得到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等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多方面的鼎力支持。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对科普教育事业和科普文化产品的研发给予关注和支持。随着本系列丛书的出版,也预祝有更多的后续科普项目能早日策划和实施。

左焕琛

● 全国政协常委 ● 上海科技馆理事长 ●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2010年12月

本书序

在编著者的努力及各方热心人士的支持下,《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第二本《芦苇丛里的流浪者——震旦鸦雀》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震旦鸦雀是东北亚特有的一种中小型鸟类,最早发现于中国江苏,已有140年的研究历史。虽说研究历史不算短,而且也不乏研究者,但在公众眼里,这种鸟依然相对陌生,尽管它们看起来还相当的可爱。如今,由于滩涂开发和芦苇收割等,这种小鸟彷徨在生存的十字路口,需要公众从外部给予善意的助推力,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主要原因。

与本书对应的,还有一部科普纪录片《震旦鸦雀》,两者珠联璧合,一起为可爱而脆弱的震旦鸦雀呐喊。尽管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体形式有着各自不同的优势,但在教育效果的发挥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电影可以调动人体所有的感官,让人获得沉浸式的具象体验;而图书却可以持续保留印象,有助于深度思考,且可以随时随地取阅,满足了那些习惯于传统阅读方式的人们。同一题材知识的普及,因为两种媒体的联动而有望实现更为广泛的覆盖。这是科普策划模式与实践的新型尝试。

本书的三位作者都是活跃在各自领域的年轻人,其中两位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直接从事震旦鸦雀的科学研究,书中的不少内容来自她们新近发表的科学论文;另外一位则来自上海科技馆,平时工作在科普期刊的编写岗位,来自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新知识在这里得到了及时的解读和转换。在《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的整个编撰项目中,这是第一次采用科研与科普直接合作的形式。我们希望借此在两种知识生产方式之间

铺设桥梁,进而及时、快速地把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生动的科普产品,然后经由图书这样一种喜闻乐见的载体,丰富大众的认知世界。这样的一种合作形式,可以让科学工作者与科普工作者加深彼此的理解,进而使科学更加亲切。对于置身其中的年轻人而言,这既是不可多得的锻炼机会,也是茁壮成长的良好平台。我期待着这种尝试能够为中国的科普创作带来更多惊喜!当然,我也非常希望震旦鸦雀这种珍稀动物能够因成功的科普作品而唤起人们的关注,与人类永续共存。

王小明

● 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 上海科技馆馆长

2011年12月于上海



守望芦苇丛(崔滢供图)



沿海、沿江,乃至池塘沿岸,常常能看到大片小片的芦苇荡。微风过后,除了欣赏此起彼伏的景观,人们似乎也难有太多的联想,更不指望芦苇还能派什么用场。当然,割除靠海的芦苇可以为人类的发展腾出可观的土地,而收割得到的芦苇,则最多被用于生产纸浆,或者只是当柴烧。人类不曾想到,这一漫不经心的举动,却让一种黄口小雀陷入食物被剥夺、家园被侵占的生存危机。

这种小鸟就是震旦鸦雀,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的芦苇丛中,尤其是长江三角洲湿地。对它们而言,芦苇几乎意味着一切。

1	第一章 飞越时空	49	第二节 雪上加霜
2	第一节 法国开拓者	54	第三节 其他人为干扰
7	第二节 研究简史	57	第五章 是否应拉响警报?
9	第三节 再续前缘	58	第一节 都是冰川惹的祸?
11	第二章 芦丛“金刚嘴”	59	第二节 “升格”争论
12	第一节 鸟小嘴大	61	第三节 如何定级?
15	第二节 衣食住行在芦苇	65	第六章 珍惜,最好在失去之前
20	第三节 鸚鵡,还是啄木鸟?	66	第一节 科学管理芦苇
25	第三章 抱团取暖	69	第二节 鸟履历
26	第一节 从群飞到双飞	72	第三节 分子标记,以小见大
29	第二节 鸦雀有声	75	第四节 种群信息,保育根基
32	第三节 精美雀巢,芦苇编造	77	第七章 解决问题,还是在制造问题?
37	第四节 “希望工程”	80	后记
43	第四章 我们脆弱,只因我们被剥夺	83	参考文献
44	第一节 支离破碎		



第一章 飞越时空

第一节 法国开拓者

“震旦”是中国的古称,以此给一种小鸟命名,似乎暗示了该鸟的古老、神秘,以及与中国大地的特殊关系。实际上,震旦鸦雀真正为世人所认知,还不到 150 年。在此之前,震旦鸦雀在中国东部的芦苇丛里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

生活,直到两个法国传教士的出现。

1867 年,即清朝同治六年,一位名叫修德 (Pierre Marie Heude, 1836—1902) 的神父从法国来到中国。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韩伯禄,字石贞。这位神父同时也是一名博物学家。1868 年,修



德在上海的徐家汇缔造了中国境内第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取名“徐家汇博物院”(le Musée de Zi-Ka-Wei),开创了自然博物馆的先河。1931年,徐家汇博物院的自然史藏品随同储存于另一教会机构的中国艺术品和古物一起,迁入当时同属徐家汇耶稣会的教会学校——震旦大学,也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迁入新址后,徐家汇博物院改名为“震旦博物院”,英文为“*Heude Museum*”,意即“修德博物馆”,以此纪念这位来自法国的自然史研究者。1956年,震旦博物院陈列厅的部分动植物标本调拨给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即现在的上海科技馆,该院库房的大部分标本则被调拨给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及其在上海的工作站,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该所现已并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修德神父精通植物学、鸟类学、地质学诸多领域。在华期间,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东亚地区的自然史研究。他曾多次前往江苏、安徽及华中地

区,还广泛游走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印度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他深入中国内地开展科学考察达15年之久,对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尤为注重,收集了大量的动物标本。这些标本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史藏品。修德平生收藏的动植物标本数以千计,其中包括很多用于首次定名的模式标本。这些标本为世界各国博物学家的分类、鉴定工作提供了形态参照,堪称“物种标尺”,如今已成为无价之宝。

1871年12月,修德在当时江苏(包括现在的江苏省和上海市)一个湖边的芦苇丛里采集到了第一个科学意义上的震旦鸦雀标本,成为这个物种的模式标本。不过,他在采集到这种鸟类的标本时,并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它,于是就把这一标本寄给了同属法国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戴维(*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1826—1900,也译作大卫)。

戴维也是一位博物学家,他也有个中文名字,叫谭卫道。在成为神父之前,戴维就显示出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他于1862年前后来华,稍早于修德,曾被派



图 1-2 身穿清朝官服的戴维（引自《中国麋鹿图谱》）



图 1-3 戴维神父(孙前供图)

遭到北京,开始为设在巴黎的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标本。戴维收集了许多不被当时科学界认知的动植物标本,其中一部分标本是他自己采集的,但绝大多数是通过各种方法联络各国同行收集而来。在中国期间,戴维约采集了3000号标本,成功运抵巴黎的将近2000号。1888年4月,在巴黎举行的天主教国际科学大会的致辞中,戴维这么总结他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发现了200多个哺乳动物种类,其中63种不为动物学家所知晓;发现的鸟类有807种,其中65种以前从未被描述过……”1884—1888年,戴维整理了在中国采集的植物标本并出版了《戴维植物志》,书中记载了他搜集的罕见的植物种类。1872年,戴维因对自然科学的贡献,被法国科学院授予院士。以后的几年里,他又分别被法国地理学会和法国社会科学学会授予金质奖章和大师的荣誉称号,但是戴维多次拒绝领奖,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

戴维在哺乳动物研究方面有两个重大的发现。1866年,他在当时的皇家

猎苑——北京的南海子，买到了麋鹿（俗称“四不像”）的头骨和皮张，后被当时法国自然博物馆的学术权威米尔恩-爱德华兹（Alphonse Milne-Edwards）命名为 *Elaphurus davidianus*，意即“长尾鹿属戴维氏种”。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曾经广布中华大地的麋鹿不断走向衰弱。大概在清朝末年，麋鹿最终在野外绝迹。正因戴维的发现，欧洲人才得以认识麋鹿这一神奇的生物，于是各国驻华公使动用各种手段将原产于中

国的麋鹿运回各自国家，饲养在各地的动物园。直到 1985 年，在世界动物保护组织的帮助、协调下，麋鹿才得以重返故乡中国。

戴维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在四川的宝兴县邓地沟发现了大熊猫。1869 年 3 月 11 日下午，刚刚结束标本采集的戴维正准备返回教堂，在经过一家农户时偶然看到了一张黑白相间的动物皮张，他当即就被这种奇特的动物深深吸引了！经过多番努力，戴维终于获得了一

图 1-4 麋鹿（夏建宏供图）

